

## 親愛的楊

你一定會說我無聊，又在做一些無聊的事。或者像別人常常說你的，罵我是白痴。伴隨著在一般人眼中，與生俱來不協調的手舞足蹈，並且將你永遠都不聚焦的瞳孔，投射向不知名的角落。然後，沉默。

然而，心中醞釀已久的思緒，像是一個怎麼也不肯放手的老朋友，日復日的探詢與糾葛。我想，這是一封不得不、卻又不知要寄往何處的信？是的，正如奔赴每一段旅程的遊子企盼終點，雪夜再怎麼漫長，總還是期許清晨的日出。

容易被不重要的影像與聲音所分心，生活在一個快速變化的萬花筒中，那裡的聲音、影像和思緒一直在變化。ADHD，一度被稱為過動及注意力不足，可能造成夢想落空和情緒傷痛的一生。你一貫喃喃自語，急欲宣洩出的胸臆，對旁人卻總似難以翻越的群山萬壑，無人能懂。語言的溝通之於你，文字表面意義所傳遞的訊息，永遠比不上聲音表情的效果。恫嚇的、憤怒的、喜悅的，尚留有一絲轉圜餘地的、或者是涇渭分明的楚河漢界不可逾越的，你習慣透過聲音的抑揚頓挫作回應。

「人際互動溝通差、不能停止的自言自語、注意力的集中時間非常短暫、父母親對於他的教養，採取放任的態度。他們關注的目標，在另一個孩子身上。」第一階段施教者填報的資料，如此的紀錄，輾轉來到我的手上。雙面書寫的幾頁紙，很輕薄，但字裡行間，自亦有一份無形的沉重，轉譯了你這幾年的生命歷程。從過去生活資料所留下來的蛛絲馬跡，你的形象逐漸浮現。

除了生病以外，你從不輕易缺席，上學是你一件生活中的大事。但無人知曉，你愛不愛上課？沒人問過，選擇權從來就不在你手上。固定的生活模式與行進路線，過於準確的生理時鐘運轉，在你的頭腦裡，是否有另一個記載天地運行的鐘？讓你能以一種好整以暇、居高臨下的視角，在眾人入局之時，用一貫事不關己的態度，離去？

你在國小時期，曾經短暫的服藥，所有的學習基礎，包含識字、算數，都來自於那個時候。然而，你的父母親至今仍堅信，醫師所開出的處方箋是毒藥。服藥的過程因此總是走走停停。直到最近因為校外安親班的堅持，才讓你繼續服藥的可能性重新點燃；因為不服藥，安親班不肯接受你這樣的孩子。

你的眼神一貫朝四方飄移，並不與我有任何的交集。

短期記憶佔據了你的整個記憶廣度，能運用的，只是零碎的單字、切割的詞彙和一知半解的句子。詮釋的意義和符碼，仍舊在建構的路途之中，不知何時才能告終？你的敘事從來沒有組織過，主題句是開始，通常也是結束。敘述的過程中，並不包含對話與問答。絕大多數的時間，皆是快速的自問自答。當我有意將敘述的主題稍加延伸，你立刻主動將原來的句子複述一次，並加上自己的回答，結束簡短的對話。

日復一日，你的自言自語只有一個中心主角。透過你，既熟悉又陌生的角

色，總是不按牌理出牌的現聲在隔天的課堂上。無意藉此窺視你美滿的家庭，然而當「丟臉丟到家，又被退貨」、「爸爸說，媽媽瘋了，她要控制自己」等等的話語輪番上陣，瓦解了每一個人的心防。你輪流扮演每一個人的角色，傳神地傳達出對白中的抑揚頓挫，若有意似無知地重播每一個事件的橋段。你在其中穿梭，盡職扮演，如實演出。

你的母親說她不敢帶你出門，怕你會在路上就鬼吼鬼叫起來。「有一次，他在路上摸一位小姐的頭髮，差點被打，丟臉死了。」是的，我相信這件事。因為就是最後這幾個字，「丟臉死了」你曾經整天掛在嘴巴上；但是，他的主詞卻輪流擺上了爸爸、媽媽以及另一個從小就是父母親驕傲的手足。當人世間不能夠替換的血緣至親都已經感到疲憊與失望，當關愛都無聲的被置換，你該如何自處？

你開始會跟母親頂嘴。在學校同學加諸於你的，你悉數回贈給你的母親。學壞總是比學好更加容易，同儕行為模式的遷移，讓你有樣學樣。這樣子的互動，對於你的母親來說是震驚的。當你不再順服於她手上的棍棒；當如猛獸泛著紅光的眼神，取代了一貫有哀求與伏乞。基於保護自己的理由，母親誓死不肯增加，甚至還有意地，縮減你的早餐份量。她似乎認定，避免過多的餵養，可以減免自己的壓力。

「老師，你沒生過這樣的孩子你不知道，每次帶他上街，我都丟臉的要死。他會去摸人，嘴巴還會不停的碎碎唸。人越多他越故意，你不能理解的啦。」我曾經不只見過一次你的母親，坦白說那並不是一次愉悅的見面經驗，父母親一面有意無意的誇耀著家境的優渥，一方面卻極力尋找有沒有免費的託育機構。於是，學校單位與鄰近的社工機構，總三不五時的要成為你的託育中心。

家庭訪問很難進行，唯一的一次溝通會議，整個流程都在一種所謂的訴苦大會的過程下進行。所有的觀察紀錄與專業建議被對方束之高閣；學校體制的專業，也一律被只期待有托育的父母親所忽視。你的父母親要的跟一般家長不一樣。待彼此的期待逐漸落空，會議朝沒有共識的相反方向拓展開去。那一天會議過後，所有人都無言。

在這樣的成長過程中，你的天地早已經閉鎖成一層深具保護色的網。一提到家，你的表情總是充滿了防備。一次戶外教學，經過你那位於高級別墅區的家，只見你面無表情不停的說，「不要回家，不要回家。」原來你連回家的時間也是規範好的，它已對你形成一種制約的效果。在你的舊經驗中，一次安親班的老師提前半小時送你回家，屋裡的燈亮著，窗邊隱約看見母親的身影。「因為回家時間還沒到，老師怎麼可以養成壞習慣？，偷懶呢！？我錢也沒少給。」

在田園課程裏，你最拿手的就是挖土。你可以安靜的挖上一整節課。尤其從你在土裏挖到一塊錢開始，挖土成為你課程最大的重心。「我賺了一塊錢給爸爸」。這句話你念了許久，此後，你的樂趣多了一種。與挖土類似的事件是，每一節下課，你的身影總會出現在廢紙回收場。你從來不放書的書包裏，常會裝滿各式各樣的廢紙，廢紙對你所代表的意義就是錢。因為爸爸的工廠裏，每個月固定有來收購廢紙及資源回收的人，這些東西都是可以換錢的。這是你舊有的記

憶，廢紙可以換錢。錢決定了大部份生活的必須，成就了未來。記憶主動拷貝了交易的過程，你無師自通的記取了你認為重要的生活課程。你將廢紙帶回家，隔天又原封不動的帶回。馬不停蹄，卻甘之如飴。

一般而言，家中的特殊兒童，得到父母親較多關愛的程度，甚至會引起其他手足妒忌的眼神；迥異於生物界裡，為了保留優異品種，剔除殘缺適者生存的挑選法則，全然不同。人是人；異於茹毛飲血；異於禽與獸。

被疏忽久了的寵物，會藉由狂叫以及一些出人意料的行為舉止，來提醒主人的注意，「這幾個字，我敢寫嗎？」每當我和其他學生談話時，你總會提高說話的音量要我注意。交談，對於你所代表意義與重要性，從不在於內容，乃是在於過程中互譯的一來一往。

在你的認知世界裡，「注意我，我在這裡，我是你。」引起注意，遠遠比詮釋意義更為重要。角色的錯置，改變不了今生命定的課題，當我刻意的以與你相差一字的兄名喚你，你毫不遲疑的糾正我，並飛快將自己的名字又複述一遍，並且用食指指著自己。姓名如此重要，所負載的重量，無非是給予姓名者的愛與祝福，藉由此，姓名的呼喊才有了實質的意義。而隱藏在姓名背後，那有血有肉活生生的靈魂，豈能如此弔詭地無輕無重？

「我不能再講話了，爸爸說他快要被我煩死了。」你誇張的用手夾住自己的兩片嘴唇。「沒錯，就是我的錯」，「我怎麼會那麼感冒呢？」自問自答的你，依舊任意撿拾記憶中還殘留的事件與片段胡亂拼湊。殘言絮語對於你來說，自有其運行與代表的意義。語言之於你，像是一段設題與解謎的過程，你是關主，重重謎障的設立都不重要，設局的目的只為了邀過遭的人一同解題。然而這道謎局，從來就不難。